

一位资深老行长倾心之作
直面金融腐败 解密权谋玄机

女行长

李世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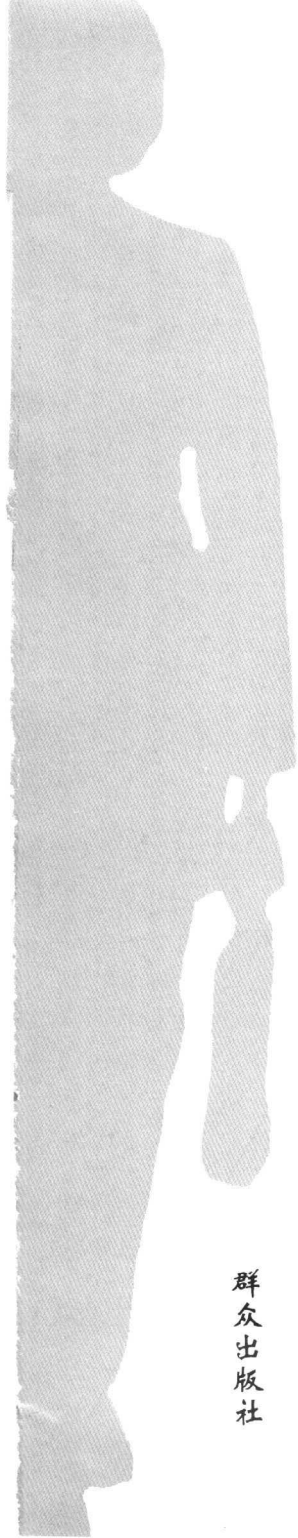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女行书

李世经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行长 / 李世经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014-3869-3

I. 女…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0409 号

女行长

著 者: 李世经
责任编辑: 张 曙 杨桂峰
封面设计: 视觉未来·刘小武
责任编辑: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68 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3869-3 / I · 1612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题记

金钱是天使，也是魔鬼。
人不能把金钱带进坟墓，
金钱却能把人送进坟墓……



金融奇女意纵横（代序）

何镇邦

《女行长》是李世经继《金融巨子》之后又一部反映金融界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在这部长篇新作里，他把金融界反腐与改革的故事讲述得更加动人也更加深刻，通过反腐与改革斗争所刻画的新任海州 F 行行长凌欣月与行长助理金静兰两位金融奇女的形象也更加丰满立体，光彩照人。于是，我不仅把《女行长》视为李世经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收获，同时，也把它视为 2006 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收获。

—

海州 F 行是一家国有的商业银行。在原来的行长庄亚群的把持经营下，表面上繁荣，实际上干群关系极为紧张，企业内部亏损严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小说开卷处写的发生于海州西港区的桑湾汽车爆炸案和庄亚群调离海州 F 行到总行任常务副行长时群众包围大楼堵住道路迫使他改从暗道里溜走等场面的描写，都表明海州 F 行的干群矛盾尖锐的程度。而西港区 F 行桑湾办事处职工任泽霖一家穷困潦倒的情景，也表明庄亚群之流的“改革”把银行职工置于何等艰难的境地，使“改革”走入了死胡同。正是在这样的危难时刻，原海州 F 行



副厅长凌欣月在庄亚群调离之后改任海州F行行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她在老行长高峻岭等老干部的支持下，在金静兰、罗劲松等的协助下，排除了来自庄亚群等人的干扰，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毫不留情地进行反腐，解决了庄亚群积压了十余年的集资问题，修改《绩效工资考核办法》，调整了行领导与职工过于悬殊的工资系数，宁可自己减少收入，也要让职工大幅度地提高收入。她下决心在办事处一级实行干部民主选举，大胆提拔重用有真才实干的人才。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海州F行步上了正轨，也受到广大职工的支持。在反腐方面，她毫不留情地把吃回扣的庄亚群的情妇医务所的区医生和另一个吃回扣的电话管理员小杜送上了法庭，支持公安部门侦破桑湾汽车爆炸案，挖出此案的犯罪分子和幕后策划者。同时，通过清理和收回庄亚群等占有股份的协力、大兴和通达等由冷新家经营的三个破产公司的两亿元贷款，把矛头直指庄亚群等巨贪。海州F行在凌欣月领导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反贪举措，当然也触犯了庄亚群之流的巨贪和形形色色犯罪分子。于是，矛头直指凌欣月的“花圈事件”以及金静兰的被害，还有对凌欣月的种种诽谤接踵发生。凌欣月面对这些犯罪分子狗急跳墙的伎俩，沉着应对，依靠高峻岭老行长的支持和公安部门、纪检部门的有力措施，终于把庄亚群、郭恒德等巨贪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使各种扑朔迷离的案件真相大白。

我在上面不厌其烦地复述小说的主要情节，是想指出，让改革与反腐同步进行，并把二者作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来描述，是更加深刻地表现生活的真实的。我们以往在一些反映反腐斗争的小说中常常看到把反腐与改革对立起来的描写，其实是不符合生活的真实的。李世经的长篇新作《女行长》在描述海州F行的反腐与改革时，把二者统一起来，作为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来写，表现出作者忠实于生活深刻揭示生活本质的一

面，这也正是这部作品具有深刻认识价值的表现。

二

《女行长》的主要艺术成就还是表现在众多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上。

作者用大量笔墨刻画海州 F 行行长凌欣月和行长助理金静兰这两个金融界女杰的形象。这两个女性形象个性鲜明，形象丰满，光彩照人，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对于凌欣月，小说的第五章对她有一段档案式的经历简介。说“她从小生长在农村，父母都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高中生，高考落第，父亲在村里任民办教师，母亲当赤脚医生。从她懂事起，父母的正直、淳朴、勤劳和节俭的品格，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然后又指出，“大学毕业后，她在海州 F 行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由此看来，凌欣月出身贫寒，她的升任行长，完全是按部就班靠苦干出来的。她外柔内刚，在她那纤弱、美丽、温柔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正直、善良、坚强执着的心。从她走马上任担任行长起，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义无反顾地进行反腐，任何威胁利诱都动摇不了她的决心和立场。这一切都显现出她作为一个女强人、一个金融奇女的气魄和胆识。但是在内心深处，她又是那么善良、柔弱。她把吃医药回扣上百万元的区医生送进监狱，又收养了区医生的女儿婷婷，视同自己的女儿；她把曾帮助过她的任浩一家视同亲人，给予种种无私的帮助；她对同自己并肩战斗的行长助理米脂姑娘金静兰视同亲姊妹；她对各种弱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无私的帮助；她对丈夫与女儿的爱，对大师兄丁伟伦理智的态度，她对行里离退休的老领导的敬重……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卓越、善良、纯粹的东方女性的美。而其正直与清廉，群众称其



为“马列主义大姐”一点也没有嘲讽的意味。总之，作者笔下的凌欣月这个东方女性、金融奇女的形象，虽然有些过于理想化，但却是一个少见的集中了东方女性所有美德的刚柔并济的金融界改革家的形象，是美的化身。在党中央号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下，凌欣月这个形象具有相当高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

李世经笔下的另一个金融奇女金静兰的形象也是相当成功的。这个来自陕北高原美女云集的米脂、又是北京大学高才生的姑娘，既具有美人的外表，又具有率真、豪爽甚至于有点泼辣的性格美。她不同于凌欣月，风风火火，敢爱敢恨，敢说敢干。由于暗恋曾交流到西州当人民银行行长的凌欣月的丈夫苏博彦而调到海州F行来，在凌欣月走马上任当上了海州F行的行长之后，她被提拔成为行长助理。这样，她同凌欣月之间，既是潜在的情敌，又是改革与反腐败斗争中的亲密战友，是凌欣月的左膀右臂。最后，在同海州F行以及地方上恶势力的较量中，她献出了年轻美丽的生命。作为一个女性形象来看，米脂姑娘金静兰，个性更加鲜明可爱，形象更加饱满立体，有更高的审美价值，也就在我们心中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除了凌欣月和金静兰这两个东方女性、金融奇女的形象比较成功外，作者着墨比较多的行监察室主任罗志雄的形象也是突出的。他由于坚持原则，受到庄亚群的排挤和打击，一直坐冷板凳。但在凌欣月当了行长之后，他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用，在反腐工作中，成了凌欣月重要的帮手，也进一步突出了他的坚持原则的性格。对于这个形象的刻画，如能把他的个性写得更鲜明些，那将更加成功。其余的男性形象，例如作为凌欣月师兄的丁伟伦和作为凌欣月丈夫的苏博彦，前者写出他的清高，后者突出他的矜持，个性还是鲜明的，但都由于作者的注意力不在他们身上，对于他们的性格开掘不够深，给人留下的印象也就不那么深

刻了。

对于庄亚群、郭恒德以及白如芸、朱朔才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略见功力。庄亚群的贪欲与霸气，郭恒德在表面上清廉与和蔼的掩饰下的更大的贪欲，白如芸的势利与纵欲，朱朔才的卑鄙与奴性，也都给人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不把贪污腐败分子简单化、脸谱化，可以说也是《女行长》刻画人物的一个长处。

三

无论从小说的立意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看，还是从小说的结构、叙述与语言锤炼等小说技巧的运用来看，《女行长》比之《金融巨子》均有长足的进步。从下面的简析中可以看出，李世经已经把小说技巧运用得相当娴熟了。

先说情节与结构安排。桑湾汽车爆炸案贯穿整部小说的始末：小说开卷时，当时任海州F行副行长分管保卫工作的凌欣月在睡梦中被电话叫醒，同罗志雄、金静兰一同连夜奔赴西港区的案发现场。小说结尾时，此案告破，查清是黑吃黑性质的案件，犯罪分子的幕后操纵者庄亚群被捕。小说的情节进展中均若隐若现地涉及一些案件的侦破情况。这样的安排，把桑湾汽车爆炸案的案发与侦破过程作为叙述的一条线索贯穿始终，但又不明写，只是把它推到背景上去写，把它同凌欣月上台后风风火火的改革、反腐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设下悬念吸引读者，以便更好地描述海州F行的反腐斗争；同时，又避免喧宾夺主，把小说写成一部涉案的侦破小说。在小说的情节进展中，诸如在凌欣月家门口发现十四个悼念花圈的“花圈案件”，也只是提一下立案侦破以及案件告破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一笔带过。区医生、小杜吃回扣的案件，也采取这种略写的办法。从这里，

不难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也可以把它同那些把案件侦破与社会问题揭示结合起来写的作品区别开来。

再说叙述手法。从这部小说看来，李世经已进入一种比较自由地驾驭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简洁而又有节奏地讲述故事的艺术境界。《女行长》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均不复杂，但是围绕海州F行改革与反腐斗争的开展，头绪还是相当纷繁的。李世经在叙述故事时，始终抓住故事的主线，紧紧围绕塑造金融奇女凌欣月与金静兰这个中心任务运用其笔墨。在叙述中按照海州F行的改革与反腐斗争的事件，逐一次第展开，于是显得有条不紊、节奏鲜明。

李世经在《女行长》中所运用的叙述语言是简洁的，也是有文采的，人物的语言也大都能做到性格化。叙述中，某些古典诗词的运用也大都恰到好处，且能增强作品的雅气。

李世经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并且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从事领导工作。他熟悉金融系统，有较丰厚的生活积累。从金融界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他潜心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几年间，已写出两部反映金融界现实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金融巨子》与《女行长》，他的勤奋值得钦佩，他的成绩值得祝贺。

希望李世经同志能进一步拓展生活和艺术视野，总结创作经验，在文学之路上走得更远，取得更可观的成就。

2006年10月5日至6日
草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第一章

狂风怒吼，大雨滂沱，波涛汹涌，天旋地动。一排排巨浪，像草原上的奔马，以排山倒海之势狂吼着扑来，真是“天外黑风吹海立”，“高浪蹴天浮”。

海州在哪儿？凌欣月惊恐地寻觅着，映入她眼帘的是白茫茫的一片，那些大大小小的村落，刹那不见了；那一幢幢高大的楼房，也在水中飘摇；那硕大醒目的海州F行的广告牌，像一叶扁舟顺流而下……

“库房进水了，老罗，赶快堵住啊！”她一边喊着，一边向库房跑……猛然间又看到女儿和任浩在水中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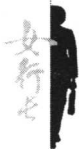
“博彦，泽霖！快去救小怡和任叔呀！”凌欣月急得想喊，胸口却像压着一块千斤重石，怎么也喊不出声来。突然，一个巨浪扑过来，他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啊！”在寂静的深夜，凌欣月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

“嘀——嘀——”急促的电话铃声特别刺耳。朦胧中，她惊恐地拿起话筒，心脏“咚咚”狂跳。这时，远处响起沉闷的雷声，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

“凌行长，张大海出事了！”保卫部副经理罗志雄的声音在黑夜里像个炸雷。

“什么？”凌欣月心里“咯噔”一下，她攥紧电话，坐直身子，睡意全消。



“嗨，凌行长，你别急，与我们行里无关……”罗志雄不紧不慢地把他得到的消息大致说了一下：西港区F行行长张大海和桑湾办事处主任桑田，下午陪西港区委书记矫怀清到东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晚宴过后，东明集团总经理冷新家又陪他们到金沙滩娱乐中心，四个人玩到凌晨一点才离开。谁想刚上车，车就爆炸了。

从罗志雄的言语中，凌欣月听不到一点惊恐和焦急，像喝茶聊天一样从容。

凌欣月对罗志雄的态度一时摸不着头脑，她顾不得多想，急促地问：“人员有没有伤亡？”

“这……还不太清楚。据区行保卫部左经理说，金沙滩的工作人员当时就把他们四个人送区医院了，现在还在抢救。”

凌欣月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她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表，凌晨1点45分。汽车爆炸，不管是偶然还是蓄意，这样的事件在整个海州市都是惊人的。其中又牵扯到F行的同志，她这个负责保卫的副行长要马上赶到现场，不能等到天亮了。

凌欣月拨打行长庄亚群的手机，听筒里传来“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的提示。凌欣月有些为难地看看时间，又拨庄亚群家里的电话，连拨了几次，都是忙音。凌欣月轻轻地放下电话，急三火四地穿衣服。

“又是什么事？你这是要去哪儿呀？”苏博彦半披着睡衣，睡眼惺忪地出现在卧室门口，满脸都是被搅了好梦的不快活。

凌欣月不好意思地看着丈夫：“把你吵醒了？西港区出了汽车爆炸案，我得马上去，你睡吧。”

苏博彦不高兴地说：“早就跟你说过，当这么个末位副行长干什么呀！现在倒好，净管些别人不愿管的事。你倒是说说，全海州金融系统，哪一家是女人管保卫的？你们F行的老爷们儿行长都死光了吗！”

凌欣月忙放下手里的衣服，过去替苏博彦拢拢肩头快要掉下来的睡衣：“好了好了，当心吵醒孩子。咱们不是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吗？分管什么部门不是我这个副职能决定的，不管什么工作，我都要做好，不是吗？”

苏博彦勉强压低了声音：“这三更半夜的，电话响个不停，你还知道会吵醒孩子？”

凌欣月抱歉地笑着。她知道自己任副行长后，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博彦为此很是不满，这种情绪还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其实也怪不得他生气，他的工作也忙得很，一星期能回家的时间都没有几天。今晚好不容易回次家，又碰上这种事，搁谁身上也会发火。

凌欣月柔声安慰了丈夫一阵子，苏博彦也不好再说什么，沉着脸看她穿戴，关切地叮嘱道：“天太冷，多穿点儿。”

凌欣月又冲他无声地一笑：“我知道了，你也早点睡吧。”说着，她轻轻地开门出去，回头关门时又无声地用口形对苏博彦说了句“再见”。

“哎，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苏博彦又不放心地叮嘱。

凌欣月感激地点点头，转身下楼。看着她的背影，苏博彦怜爱地叹了一口气……

天空阴沉沉的，低低地和楼宇接在一起。凛冽的寒风摇撼着，像要把整个海州城翻个个儿似的。

凌欣月拉开车门，一眼看到前面副驾驶座上那条粗黑的马尾辫儿和一簇火一样的花结儿，吃惊地问：“静兰，你也去？”

金静兰转过头来，调皮地冲凌欣月笑笑，朗声道：“凌行长，我和罗经理是您的哼哈二将，你俩去，我焉有不去之理？再说了，我这工会办主任，关心员工是分内的事呀！”

金静兰的情绪感染了凌欣月，她那颗紧绷着的心有所松弛，上车坐稳后问：“老罗，你向庄行长汇报了吗？”

“本来我是想向庄行长汇报的，可是他的手机关机，家里电话占线。”

凌欣月没再多问，金静兰看着她有些疲乏的神色道：“凌行长，去西港还有挺长的路呢，要不你在车上睡会儿，到后我叫你。”

凌欣月勉强笑笑：“睡也睡不着。看样子要下雨了，老罗开慢点，注意安全。”

黎明前的西港一片死寂，昏黄的路灯有气无力地眨着眼睛，大街上空荡荡的，没有行人，偶尔才有车辆经过。

罗志雄打了个电话，汽车便直接驶往区医院方向。经过城区中心大街，凌欣月远远地凝视着区F行的大楼。

这座大楼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凌欣月皱着眉头紧张地思考着……

年初，她收到西港区F行十几封人民来信，有揭发张大海行贿受贿的，也有揭发他赌博嫖娼的，但多数是对区行绩效工资分配有意见。这些信，有署真名的，也有匿名的，署真名的言语还稍微客气一些，匿名的就毫无顾忌了，言辞尖锐，甚至公开骂他是政治流氓、贪官污吏，是中国特色的资本家，吃人肉喝人血……对这些信，凌欣月很重视，多次向庄亚群汇报，建议认真调查处理。庄亚群一开始没有表态，后来凌欣月又转给他几封内容相似的信，他大笔一挥：“人事、监察传阅。同意欣月同志意见，认真查处。”此后再无下文，不了了之。

“老罗，再给庄行长打电话。”凌欣月从沉思中醒来，疲惫地说。

罗志雄拨了两次，道：“还是打不通。”

凌欣月“嗯”了一声，轻轻地叹了口气，看着车窗外飞舞的雪花，一句话也没说。

金静兰讥讽道：“都说银行行长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夜里

来电话。嗨，庄大行长就不怕，他这个行长呀，干得可真潇洒！”

“静兰……”凌欣月转过头来，轻轻地拍了拍金静兰的肩膀，不让她说下去。

“不是吗，死了人的大事，找不到行长，在通信手段非常发达的今天，岂非咄咄怪事！”金静兰没理会凌欣月的劝阻，慷慨激昂，一吐为快。

这就是陕北女子金静兰的性格。她原籍海州，生在陕北一个军人世家。爷爷在北京读大学时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到了延安，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留在米脂一个大户人家疗养。这家的女儿是米脂中学的校花，出了名的美人，后来就成了她奶奶。爸爸在马背上长大后，也参了军，走南闯北，追慕的女子不乏其人，可他一个也没相中，非要回米脂找对象不可。妈妈当时在县妇联工作，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白牡丹，比奶奶还漂亮。

金静兰既有爷爷和爸爸的刚直性格，又有奶奶和妈妈陕北女子的泼辣作风。当她取得北京大学金融专业硕士学位后，义无反顾地回到西州，决心为开发西部贡献自己的力量；当她为情所累，决定调到海州时，更是破釜沉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看金静兰激愤的样子，罗志雄调侃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呀！”

“老罗，说什么哪！”凌欣月生气地说，“以后都不要说这样的话，静兰你特别要注意。”

整个医院门诊大楼亮如白昼，院子里杂乱地停满了车，有闪着警灯的警车，还有新闻部门的采访车。门诊楼前不断地有人进进出出，一张张掩藏在伞下的面容，让人无法猜测楼里的情况究竟怎样。

还没等罗志雄停下车，他的手机就响了。

“罗经理，你在哪里？”

“于行长，我和凌行长刚到区医院。”

“凌行长来了？哎呀，你看，老左告诉我时，我刚从医院回来。”打电话的是上个月刚交流到西港区F行的副行长于天贵，他忙不迭地说着，“早知这样，我在医院等你们多好。”

“张行长他们情况咋样？”

“一言难尽，我马上去接你们，见面再说吧。”

罗志雄征求了凌欣月的意见，然后说：“天贵，你不要来了，我们到区行。”

车子一个转向，驶回中心大街。区行办公楼有两层楼的灯已经全亮了，在夜色中闪着冰冷冷的银光。

于天贵带着几个人早已等在楼门口，一看凌欣月的车到了，没等车停稳，便迎上前来：“凌行长，你们辛苦了！”

一阵寒风吹过来，凌欣月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下意识地扣紧外套纽扣。一夜折腾，她脑子有些混沌，这会儿被冷风一激，倒是清醒了许多。于天贵请他们来到接待室。

“大海他们情况怎么样？”还未坐稳，凌欣月便着急地问。

“先喝口水。”于天贵端过一杯冒着袅袅热气的咖啡放到凌欣月手边，“凌行长，凌晨1点10分我得知出事的消息，赶到医院时，张行长他们已经被送进了急诊室。”于天贵摇摇头，“说是抢救，也就是对家属的一种安慰而已。汽车爆炸后，区委副书记、张行长和桑田当时就不行了。张行长腰部炸了一个大窟窿，身子基本成了两段，副书记头部被炸裂，脑浆横流，只有东明集团总经理冷新家还有口气，据说也是出多进少啊。”

凌欣月的手颤抖了一下，茶杯发出轻微的响动。三条人命啊，就这样没了！

于天贵不紧不慢地呷了一口咖啡，继续道：“区公安局已封锁了所有路口，车辆行人只许进不许出，正在追查。这是西港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案件。区委对这事很重视，已经开了紧急

会。区公安局刑侦人员除值班的以外全体出动；市公安局姬局长、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和刑侦大队长等也都来了；省公安厅分管刑侦的薛副厅长一行正在路上，估计快到了。”

凌欣月对于天贵火上房子不着急的态度有点生气，冷冷地问：“有没有线索？”

“还不清楚。”

“事前有没有可疑迹象？”

“行里部分人对绩效工资分配有意见，对一些其他事情也有意见。我来的时间短，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总的感觉，干群关系比较紧张。”

凌欣月蹙紧了细眉问：“天贵，你是说，这事是咱们行里的员工……”

于天贵慌忙摆手说：“不是，不是，您这么问我，我也就这么一说。这事发生得突然，公安局一点信息也没透露。三条人命呀，兴许是谁有仇家？”

于天贵还在津津乐道地说着各种可能性，凌欣月再也听不进去，整个脑子被他那一句“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占满了。

于天贵见凌欣月心不在焉，忙道：“凌行长，你们连夜赶来，也累坏了吧？我让食堂准备了早点，您看，是不是先吃点儿再谈工作？”

凌欣月看看表，已是六点半了。一整夜，神经绷得紧紧的倒也不觉得怎样，这会儿被于天贵一提醒，还真是有点饿了。她点点头：“于行长，那就简单点，咱们边吃边谈。”

小食堂内早已布置好一张餐桌，上边摆着花样繁多的面点，于天贵盛了一碗细米粥放在凌欣月眼前，然后又帮罗志雄和金静兰盛了。

凌欣月食不知味地吃了两口，又问于天贵，张大海出事前的几天里有没有什么异常。

